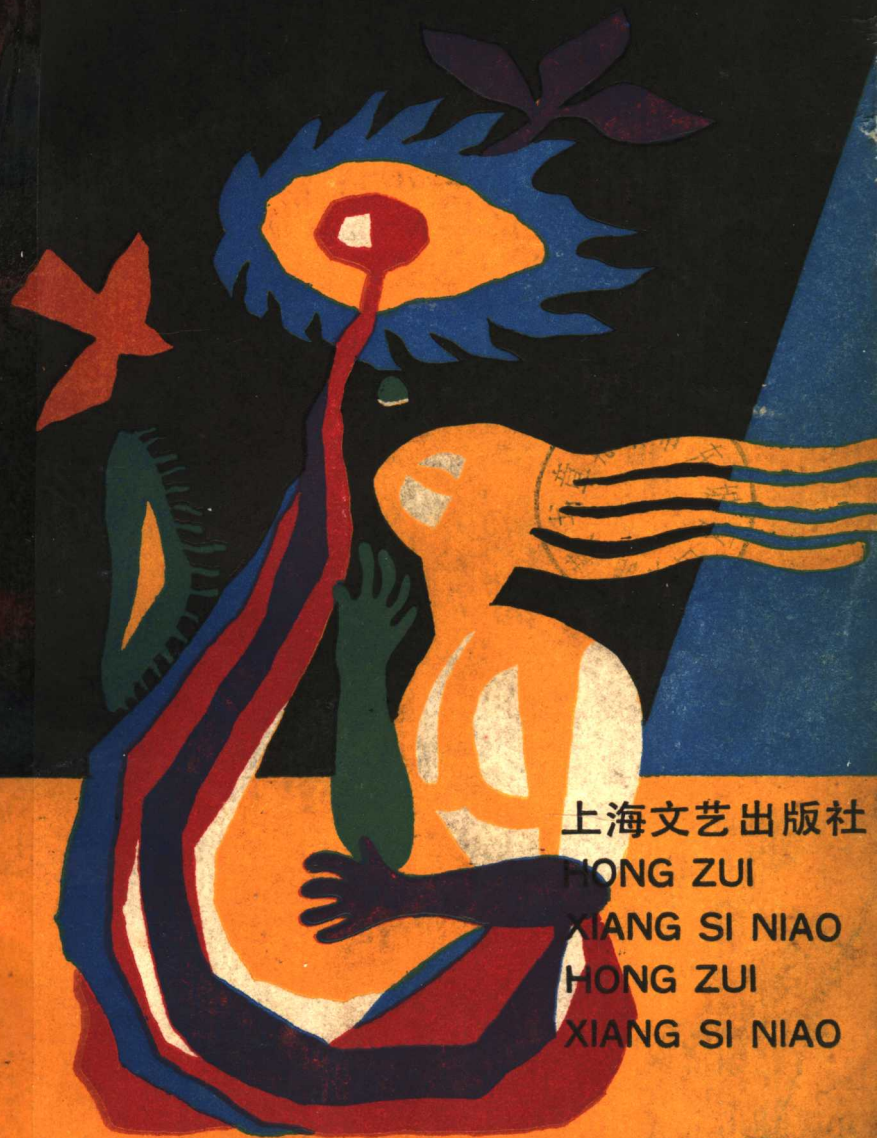


HONG ZUI XIANG SI NIAO HONG ZUI XIANG SI NIAO

红嘴相思鸟

李杭育



上海文艺出版社

HONG ZUI

XIANG SI NIAO

HONG ZUI

XIANG SI NIAO

红嘴相思鸟

廖世承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7.18

1982.7.18

1982.7.18

1982.7.18



HONG ZUI XIANG SI NIAO HONG ZUI XIANG SI NIAO

红嘴相思鸟

李杭育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俊光
封面设计：王志伟

红嘴相思鸟

李杭育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插页 4 字数 163,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50册

ISBN 7—5321—0113—4/I·80 定价：3.05元

序

程德培

这是杭育的第三本小说集。在此之前，无论是他与庆西合著的《白栎树沙沙响》，还是那本《最后一个渔佬儿》，其各自所收的作品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一个阶段水平的。而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红嘴相思鸟》就不那么集中了，不仅各个小说叙述的对象有相当的差距，而且论水平也是略有高下的。依我的估计，此集中的小说前后涉及的时间恐怕前后快三、四年了。我们只要想想在这几年之中，这个热热闹闹的文坛所发生的诸多变异，也就不难理解这个集子为什么会呈现这种境况了。况且，在这近两年中，杭育还化费了很大的精力去写了他那个吃力并不怎么讨好的长篇。

我是不相信有什么走到那里就能写到那里的作家的，每个作家都会有自身永远难以逾越的障碍的。杭育的作品读多了，我难免产生了大胆的猜测：杭育恐怕是写不了青年男女的那种缠缠绵绵的情爱，他也同样可能写不好人数众多的场景。对此障碍，作者大抵有所悟的，但是他那血性的脾气又容不得他罢休。于是，他积蓄了力量试图去越过那些横卧在自身一侧的障

碍，这样，不怎么成功的结局是免不了的。他的这些创作的举动，可真有点象那“最后一个渔佬儿”，那个悖众人行为，决意闯闯同兴城的船老大。作者羡慕的个性常常有着他自己身上所流淌的“齐鲁好汉”的血液。然而，这位祖籍山东的汉子又是从小生长在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我曾经数次与杭育一起同游“葛川江”，时间长了，我很惊讶自己的发现，即在这秉性豪爽粗悍的性格之中怎么又会如此神奇地揉和着纤细滋润的感觉？杭育的经验集聚常常表现出一种奇妙的重唱，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一些引人注目的小説，凡开首的那些视觉、肤觉、味觉描写，出发于局部的环境，而又总能融入全体，上升为整个小説的情绪、气氛与格调。我们只要想想《炸坟》中传播炸坟消息的大蒜阿三。由于学会了吃大蒜的习惯，大蒜吃得多，加上肠胃又不好，一打嗝，蒜臭冲天。大清早他走家串户传播消息，以至同兴城北区小梅溪两岸河街的上空，久久地弥漫着一股呛人的大蒜气味，想想《葛川江的一个早晨》的空气，江边吹来温润的风，沙渚上的空气滑溜溜的鲜活，带点儿草茎的酸味，闻着象腌黄瓜的卤水；还有那《阿环的船》中那一两个月里沥沥拉拉的雨水不断所带来的晦气、潮气与霉气……所有这些文字无疑都表现了作者第一流的感觉，以及叙述言语出众的自由舒展能力。有时，作者的这种敏感的神经一旦进入一发而难以收拾的状态，言语的感觉便以其伸展的“触角”开始了侵犯性的膨胀，这就是我们经常地在杭育小説中感觉到的那种奇异之状。而这种能产生另一种隐语层的状态，往往又反过来满足了作者骨子里粗犷的“欲望”。

记得几年前，一个酷热的夏天，我与杭育在位于千岛湖旁且又设在公园之中的招待所里第一次相识长谈，那可真是一次长谈，几乎都没有了睡觉的时间，在蚊子肆无忌惮的攻击下，我们

却依然是没完没了的聊天。我的印象是，李杭育不见得掌握多少与人交际的奥妙，他经常地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犯下许多不应犯的错误，但偏偏又是他非常地要朋友。这一前一后的冲突有时使他异常的恼火不安。他不时表现出一种不被人理解的焦虑，但往往很快又被一种自信与乐于“享受”孤独的欲望所覆盖所吞没。当然，这只是我们在文学圈子的交往中所认识的李杭育。除此之外，我还有幸见着杭育在人际交往中的另一面，即当他和另一些处于生活底层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开朗、豪爽，无拘无束的生动劲儿便跃然于眼前。他大学毕业之后，曾并不怎么愉快地到那个富阳地区的广播站工作，但事实上也正是这次不愉快的分配，从另外一种意义抬举了他。他就是在那样一种乡间的风貌、乡土的生活方式、古老的习俗、古朴的秩序，甚至也不乏粗鄙的言谈举止中获得了许多的友谊与信赖、厚爱与启悟，从这一点上讲，他又是很懂得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见到他和那些“患难”之友在一起谈天说地、谈神说鬼、相互调侃、彼此挖苦，在足球比赛的转播荧幕前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所有这些最终都被一种痛快的笑声所淹没。但是，只要认真读过他作品的人又会发现，他从来不能在作品中胜任地传达这种场景。他不像有些人那样，具有随时将自己身边的角色摄入作品的能力。作为个人，他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城市之中，但作为一个作家创造的世界，他又处处以极其孤独的心境表现出对于城市的间离和畏惧；作为一个人，他可能更喜欢城市，但作为一个作家，他则完全可能喜欢与大自然休戚相关的乡间水域。所以，要论到这集子中几篇我比较偏爱的作品象《葛川江的一个早晨》、《炸坟》、《阿环的船》等，依然写的是那乡间水域的世俗神话。

从写作时间上看,《阿环的船》作于最后,若要了解最近的李杭育,恐怕非此篇莫属了。这篇作品写的是在同兴城驶往沙灶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江上,一船三人,满载着不和、败兴、煞气、触霉头,一个父亲与女儿,一个船主与雇工,还有那各有算盘纠葛一处的女儿与雇工,各人都怀着阴沉沉的愿望,隐隐约约地恍惚感到若干日子以后的那个结局,一开始就似有着不能善终的预感,郁郁紫心,伴他们迷迷离离作一路祟。船民都十分忌讳出门前的那些不祥兆头,全让他们给摊上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种背时的环境与窝囊的心境,一个十分地具有表现力的开首,亦是一个兼有叙述对象的结尾。杭育的创作火候总是离不开一种心理的困扰,每每他的叙述心理处在一种隔离状态而又不乏焦虑之时,便就笔意肆恣、洋洋洒洒、不乏神来之笔。所以,当泡了四十年船的三森陷入从未有过的混乱与混沌之时,整个故事都犹如被雨水晦涩地裹着似的,这个晦气的船一路所到之处,一切都不知怎么搞得,不顺心的心境统治着整个故事的运行。这一切甚至还影响到读者的心境。

如同这一条古旧、残破的老船也曾经是一条结实的新船一样,两年前的一船三人也曾有过那样的和谐与稳定。而今不然,郎春儿那完全依附别人的地位改变了,由此也连锁反应地破坏了其它的关系。这样,三个人的最后一次行船竟是勉勉强强的凑合了。他们三个:一个是沉默寡言,忧心忡忡,对什么事都抱着成见看不顺眼;一个是死样怪气,借此泄怨,而今回想起来也是借以安慰自己;一个则是可怜巴拉,煞有介事地受了好大委屈,心里又必定是另一番鬼胎。小说的叙述从三个各自不同的心理与情绪的自言自语出发,不时地转换视角,不时地发生碰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鸡有鸡叫,犬有犬咬,“鸡犬之

声，老死不相往来。”与其它相似结构的视角组合不同，此小说不是让三种不同视角通过不同的侧面共同完成对一个对象的窥视，它没有“完成式”，而是彼此独立的交叉而过。以至后半部多少造成了一种阅读上的疲惫感和接受上的精神涣散。而且，他的后半部相对有点“掉价”，主要地还是起始于一行三人在沙灶镇上吃大碗油渣面和大捧鲜肉包的时候，把握这样一种热闹的局面，显然不是作者所擅长的。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刚才所谈到的那个创作障碍的问题。其实，杭育创作上的这样那样的障碍，说到底还是一种心理的障碍。杭育的小说在这样一种大时代发生激剧变化的青睐下，其创作心理的基本动因总是离不开这样一些题目：即显赫与落魄、激情与暴力。每当显赫与落魄呈现出个人的命运时，激情与暴力便成为一种心理的行为。无论是三淼的落魄，抑或是蛤蟆油国营工厂的邻居的显赫，每当他们有了这种转机之时，构成焦虑不安主要来源的那种敌对情绪、心理上的攻击与自卫行为便接踵而来，自卑与自信的角逐便也开始了。我现在还不敢肯定，这一模式就是李杭育小说创作的模式。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根据这一模式来对照一下杭育的许多小说，那么对上号大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把自己的这一看法，称之为阅读杭育小说的一个发现。当然，这一厢情愿的发现是否最终吻合杭育的创作，还难说。

与杭育彼此交往已好多年了，我们相处得不错，可以称得上朋友，也许正因为此，杭育才请我给他的这本集子写个序。我的理解，朋友作序，一是相互了解，二是可以平等地随便说点什么。依照这一理解，我胡扯这些，不知杭育以为如何？

1987年4月8日于上海

目 录

序.....程德培 1

葛川江的一个早晨1

雪白了夜.....17

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37

炸坟.....60

草坡上那只风筝.....85

红嘴相思鸟114

阿环的船159

葛川江的一个早晨

三年了，阿村临终那口咽不下的气，是要对他讲啥，滩哥终究没吃得准。

或许他老人家并没有什么要交代了，是他想得太多，自寻烦恼。一个九十多岁的老朽临死的一口气还拖得那样长久，翻来覆去死不了，事情本身也蹊跷。

那个时辰，那种地方，那样的死法，一切都充满了暗示。仿佛要永久地体验下去，三年来，滩哥每日起早后的头一桩事，便是走上屋后的江堤，空肚皮吸点江风，四面八方地望望。

南方的江，葛川江的沙最多。你可以把这条江的全部地质地貌成因及其古往今来的自然变迁，统统归结于沙的运动，沙的造就。曾有过几回地震，山坍地陷，迫使葛川江改道。但那也幸亏沙的补救，该兴的兴了，该废的废了。你很难设想没有那许多的沙滩、沙沚、沙渚、沙洲，葛川江会是什么样子，怎样的流势，流向何方。集了太多的因果，大自然最不堪回首。除了源头马兰溪和上游很小的一段砾石河床，那以下自常山港直到喇叭湾入海，江底全是沙。说葛川江是沙走成一点不过份。古安县矿产公司搞过资源调查，仅葛川江流经该县的一段，四十三公里，沙

的储量就在十亿吨以上。哪怕从此不再新淤，这个储量也足够该公司开采一百年。

淤成了河床，逼迫江流千回百转，走成如今这串连写的“之”状。八百里葛川江敲直了量，至少缩去三百里。传说从前有个好事的和尚，沿着南岸从下游越州府徒步上溯到大江源头，在木兰溪畔砍了些毛竹扎成一只小筏子，放行于溪流，没人撑，任它随波逐流顺水而下。和尚本人则翻山越岭，涉江渡水认准太阳径直向东穿行。整整一个月后，他好不辛苦地折回到中游重邑大王浦，那只竹筏竟还没漂到。

他或许可算作考察葛川江的第一人。他以后又有过许多好汉来冒险，步行上去，乘筏子下来。但据说再也没有一只筏子囫圇地转出七十二岬漂下大王浦了，早在那一处处陡折的岬角上撞得稀烂。

从此两岸就多了一些村寨，添了几处城邑。

想来是后人的惭愧：从前哪，竟有那么多的好汉！阿村说他们死得好，死得精采。他本人年轻的时候也曾撑筏子从源头下来，一路上重扎了九回，才没精采地死掉。那光景，筏子冲向岬石，好似乘了只蛋壳撞去，全身的骨肉都振作。人哩，那样死法才好！

于是又添了几堆莹冢，多了一群孤寡。老头说葛川江水象泪一样咸。他那时面向上水，显然是忘记海了。

葛川江一出山源就汨汨不息，依傍着逶迤东来的五百里大岭过滩绕岬，急遽蛇行，湍湍于高山大岭间的狭谷、深壑，切断石崖，淌开山坡，回转、跳跃、跌落，流得那样费劲，又那般亢奋，象是拼命地要从群山中绞出来，挤出来，喷出来。然而流过中游，转入古安县的东北部，忽如展开一匹滑溜的绸缎，江流节奏一

变，轻松从容，舒展漫卷，不再那么局促、匆忙，来势汹汹。也不妨说它疲惫了，原动力渐趋衰竭，水腻腻的，稠稠的，流得迟缓，凝重，漾成一锅浓汤。

也是沙的缘故。沙从这里起淤得愈深愈厚。

在这里，中游向下游的过渡，葛川大岭到头了。南岸断断续续的群山的余脉，也自灵山逐渐收势。葛川江跃出葱茏，挣脱了两岸大山的夹持，面前忽向它敞开了下游平原，一个坦坦荡荡的世界。一时间，它有些茫然，何去何从游移不定，无数的选择机会反叫它见异思迁，乱了章法。这里拱拱，缩回来又去那边逛逛，便在三里渚一带不负责任地瞎流一气，兜出七弯八湾，把古安县仅有的一小块平原撕成一片一片，破破碎碎地勉强拼凑。

江上兀起一块好大的沙洲，滩哥这时候就站立在它的最西端，亦即岛子迎向上水的那个尖尖的角上。这里有一块沙墩，长满细棱棱的三叶草，一座尖起的孤坟，新土黄松松，墓碑对准一间草舍。没有旁邻，没有墙篱，也无所谓院场，孤孤单单，是那种本地人叫“赤膊房子”的简陋居所。低矮的墙垣毛毛糙糙，卵石垒得马虎，雨天闪闪发光，梁上苫着宽大的草顶，被雨淋成了灰褐色，隐在一湾芦荻里，笠翁守渔一般。

毕竟后来翻新过了，先前它还矮、还小，当真是一所渔人守网的窝棚。许多年以前，有个沿江漂泊的老头，象他的影子一样孤单，渔猎为生，来岛上搭了这顶孤棚。没有人晓得他从哪里来，姓甚名谁，何地乡籍，只见他夏天来，秋天走；来去不留行址，去了何处膳宿？来时船上驮来一架方罾，俗叫扳网，整个夏天就守在棚边捕鱼。网很大，对角四方的一张，用两根拱弯的竹子桥拱似的十字相跨，撑开网的四角，再缚以辘柄粗的一支大竹，底端压了石块，支在岸边起落。网放下去张平在水底，上边总有鱼

儿游戏。他呼支烟，出泡洩，约摸辰光有一歇了，就回转来起网，扳索一拉，支架拎着四方的网兜底升起，兜上鱼就收而获之。

他这样过了许多年，岛上的农民都习惯他了。每当他来，他们都恍惚是昨天才和他分手。而当夏夜纳凉，星光满天，草虫唧唧，他们又恍惚回来，谁都不再去留心西边沙尾上那个阴冷的老头。

有一年夏天，葛川江又泛滥，水汤汤，浪汹汹，黄焦焦似大群野狗奔食而来。鱼鳖多被冲昏，撞进老头网里。他就守在岌岌可危的堤上，迎着泻来的洪流，候准鱼群，频频起网。

大水还冲来各种垃圾，江上漂满了瓜果、稻秧、箱櫬、马桶，还有人畜，活的和死的。那天老头总共捞起过三只猫、七条羊羔和十二头猪崽，全是死的，他都随即扔了。只一对淹不死的老鼠还活着，被他救起，放生陆地。据说沙渚上从前没有老鼠，这天引来了物种，此后就蕃生开了。

救起老鼠，又望见一个女人，不知死活，抱着个脚盆朝他漂来。候准了，老头就起网。她好重，居然蹬破了他的大号蜡线织的网，两条脚穿出网眼落在外边，于是就象骑马一样被兜着胯下捕捞上来。

女人怀着身孕，一直昏睡不醒，在老头的窝棚里迷迷糊糊地生下一个男婴，分娩过程一声没吭，后来又迷迷糊糊地死了。

她的婴孩还不足月，比猫崽大不多少，哭起来象啾啾的鸟叫。很浓的鱼汤代替了母乳，他滋滋地吸着……

从此老头就在岛上定居下来。他医好了村长的阳痿，所以被准许落户。等到男孩满了两岁，能到堤下的沙滩上走走了，老头就给他起名，叫做滩哥儿。

脚印每天都被潮水抹去，这时的沙滩平滑、洁净、泱泱地泛

光。沙滩的边缘模模糊糊混进水里，悄然没声。

潮来得早，天不亮沙农都出门了，从村里每一所黑魃魃院舍陡然晃出，象幽灵一样在岛上蹒跚，趑趄有声，逗起狺狺狗吠。滩哥在沙尾，感觉村庄那边象打了个梦噤，兀然一颤。

沙农出了村，三三两两往北去，穿过一片露沥沥的田畈。田里的早稻熟了，再有三五个太阳就好收割。那伙人拄着桨，拖着橇，扛着沙箕和沙耙，身后拖着长长的竹竿，一路噼啪过去。田塍的尽头翻上江堤，那里扬起灰濛濛的尘埃。出门赶早潮，走得急，人人蓬头垢面，肚里空空，脚底蹒跚。一根草绳作裤带，考究的则是塑皮电线扎的箍。江边吹来温润的风，沙渚上的空气滑溜溜地鲜活，带点儿泥土的咸味，带点儿草茎的酸味，闻着象腌黄瓜的卤水。你初来乍到的人嗅这气味会很醒脑，很爽神，但沙上人嗅觉麻木，一颗颗脑袋只管瞌眈懵懂，左摇右晃，歪在耷耷落的肩头，于恍惚中咀嚼一堆很有滋味却破破碎碎不堪连接的残梦，懊恼的哈欠夹带着牢骚接二连三。你跟着走，甚至还能听到几声沉浊的呼噜，象在床上的一样。

田塍狭，一脚踏空就跌落田畈，就跟出一句牢骚：这辰光，做贼倒蛮好！

柳叶沙不只一个村落，各处都散乱着一撮撮的屋舍。朦朦胧胧地，他感觉岛上晃满了人影，仿佛是一股暗潮沙沙地向北涌去。沙洲在静静地骚动。

阿村后来说，也不全是因为抚养他的缘故而定居柳叶沙的。他老了，不再适合到上边去撑筏子跑滩。人家那里也不要他做了。而在这里，江水缓缓溢淌，或许对他更合适。既然错过了那种精采的死法，他就只好平平淡淡地死了。话被他说准了。阿村确实死得平淡，一点声响都没有。也没有蛙声的烦扰。蛙都

眠着。是腊月里一个冷冷清清的早晨，辰光也适合做贼。那个曾用扳网象捕鱼一样把他的母亲从洪水里捕捞起来的老头，哼也没哼一声就死了。

东望望，又西望望，滩哥的眼神困惑，怅惘。每天都这样四顾茫茫，似乎对自己生长的地方还很陌生，放心不下。

西边绵亘而来的山脉至此中断，往下就是一马平川，见不到一座象样的山了。所以大王浦被认为是葛川江最早的入海口，几枚海生贝壳的化石便可证实这个推断。说葛川江下游平原是片崭新的土地，是因为它的历史不超过十万年。十万年以前，这里应是浩瀚的海湾，石鱼口东北的炮台山、滨州的吴山、再远些秀县的钱王坡、越州的禹王台等等，那时都是海上的岛屿。从那时起，葛川江便开始营造它的冲积平原，用了许多的泥沙，每日每时地淤淀，一分分淤高，一寸寸地拓展，不断向东堆聚、推进、扩张。尤其夏季淫雨发汛，将上亿吨泥沙向海湾倾泻，更加速了造陆运动。这种造陆运动今天仍在继续。今天的科学家用仪器精确地测量出喇叭湾的海滩平均每年向前推进若干尺寸，并据此而推算出两百里进深的葛川江下游平原的大致年龄。十万年，一块大陆，确是年轻。

山脉的末梢可以看作造陆的起点。终点是无尽。理论上说地球是圆的，一味东进的新大陆绕球一周，终究会回到原来的起点。只要那时地球还在，还不曾瘪了，你就有理由抱这个希望。

你看葛川江从容流去的样子，就象它坚信会有流回来的一天。

从来没有人晓得阿村姓啥，原籍是哪里，有没有家室。便是“阿村”这个名字也很可疑，谁晓得是否他的真名。会计福庚的抽屉里有一本全村的户籍册，还是那年人口普查时新造的。籍

贯那一栏，阿村名下只写“上八府”。那是葛川江流域六十七个县的总称。“婚姻状况”他空着没填，也没划掉，似乎是给自己留下余地，还随时可娶。那回的人口普查查得极细、极严、极周到，听说在古安镇私生子都查出了不少。而来来回回终究也没查清阿村的底细，对他这个人不得不马虎。

阿村就葬在屋门前这片沙墩上，灰白色的墓碑正对着小屋的门。碑上只刻了老人的名字，“阿村之墓”，再就是“癸亥腊月初四立”的落款，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论年纪阿村够做他的曾祖父了，但他们却象平辈的兄弟，互相直呼其名，一个开口喊滩哥，一个应声叫阿村，外人听来没大小，不懂他俩是什么关系。不要“先考”一类称谓，也不必刻上他的籍贯、生辰，是老人再三交代。阿村就是阿村，坟就是坟。

沙墩上有的是草，滩哥每天都捋一把，撒到阿村的坟上。黄松松的新土是清明才撒的。到重阳又该撒新土。

晨光溶溶地流泻，墓碑被映作珊瑚色，直立在沙墩那头，既醒目耀眼，又神秘、自在。

在日出前的朦胧、惨淡的天光底下，葛川江睡胖了，一味地放松、舒张，看去比白日宽出许多。江面洋洋大观，水天之间空濛、渺茫，膨胀的空气将对岸推出老远，只隐约见得十里长塘，一行老柳，几处岬角突兀，空漠漠的沙滩微痕一抹，远山青螺数点。都象水一样淡泊，视觉上是清平致远，留出许多空白，诱人神思跃跃，驰骋其上，任作无边的遐想。东方淡笼出一团霞晖，恍若昨夜酒醉红颜未消，又好似今宵一梦羞起的绯红。这时的葛川江怎么看都出情，仿佛有一个扭着腰肢的大模模的村姑，沾一身鲜嫩的青草气息，坦襟敞怀，慵懒地躺在你的身边。

满眼是水，满眼是沙。水是她清亮的眸子，沙是她玉洁的肌